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歴代通鑑輯覽卷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謝　棟

漢武尚文學其中遂于經術者首推董仲舒乃以爲江都王傅而所擢用者削如趙綰王臧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五

漢

世宗孝武皇帝

辛丑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

上初即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

廣川董仲舒對策畧曰臣謹案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

之庸碌後如莊肌吾邺張之浮誇所謂葉公之龍而已

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反者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

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今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

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譬之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故受天之祐而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上覽其對而異焉再策之仲舒復對畧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

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至于此也古者任官稱職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真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于是上三策之仲舒又復對

畧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

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禮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也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

蓄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既畢上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

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王（易王非）相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

孫弘（菑川薛人）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于王端）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言于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數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帝即位始崇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封魏其侯魏其故城在山東沂州府蘭山縣）為丞

相田蚡（長陵人王太后同母弟封武安侯武安注見前）為太尉趙綰（代人）為御史大夫王臧（蘭陵人）為郎中令迎申公（魯人）為大中大夫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也）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臧請立明堂（注見前）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故楚王戊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以詩教弟子受業者千餘人）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用蒲裹其輪取其安也）束帛加璧（下設束帛上加以璧尊德也）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

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漢制郡國皆立邸于京師）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壬寅）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淮南王安好書善為文辭（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至是入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說昏暮然後罷（安雅善田蚡其入朝蚡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寶賂）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

建石衛石氏之别為郎中令石慶為内史

太皇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宫長樂宫在東太后居之故曰東宫應劭曰禮婦人不預政事時帝已躬省萬幾太后又非五經故綰欲毋奏事太后太后大怒求得綰臧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及諸所欲興者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河内温人少侍高祖其姊為美人因徙長安中戚里及四子官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

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故孝謹聞乎郡國及是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之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以許昌高祖功臣柏至侯許盎孫嗣侯為太常為丞相

以衛青為大中大夫

初上之為太子館陶大長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為太子妃及即位妃為皇后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寖衰上嘗過平陽公主帝姊王太后出降平陽侯曹壽悅謳者衛子夫其出微母曰衛媼平陽侯家僮主因奉子夫送入宮日尊寵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焉子夫同母弟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

吏給事侯家私冒姓衛氏為侯家騎奴大長公主以子夫故執囚
與衛媼通生青
青欲殺之青友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得不死上召為建章宫名在上林苑中監
侍中已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癸卯
時議多寃疊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
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諸王來朝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

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春河溢平原注見前 大饑人相食顔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饑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于江淮間

時閩越發兵圍東甌初吳王濞太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從之東甌使人告急上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

莊助莊以謚爲氏助吳人以賢良對策擢中大夫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

天子不救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以法距之為無虎符驗也助乃斬一司馬喻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食

帝始微行起上林苑三輔黃圖苑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買臣字翁子吴人吾邱壽王吾音虞晉有虞邱氏壽王字子贛趙人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東方朔風俗通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因氏焉朔字曼倩厭次人枚臯枚氏出周官銜枚氏臯淮陰枚乘孽子終軍終氏顓頊裔陸終之後以名為氏軍字子雲亦曰終童濟南人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等辯論中外中謂莊助等外謂卿大夫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絀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朔時為直

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與左右善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以夜漏下十刻始出旦明入南山下馳射至夕還大驩樂之是後數出私置更衣十二所（晝休更衣夜則止宿）然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嘗從南山下馳鶩禾稼地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異上狀貌止其翁不聽嫗飲翁酒醉而縛之少年乃散去　柏谷在陝州靈寶縣西南）于是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南山天下之阻陸海（謂陸產富饒有同于海）之區今規以為

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虛（讀作墟）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車鶩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劉敞曰不足之不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覆之變）其不可三也帝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加官以給事禁中名）然遂起上林苑

甲辰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乙巳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丙午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崩合葬霸陵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少府官屬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少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燕人等將兵擊之越人殺郢降兵還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舉兵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大行王恢出豫章漢郡治南昌今南昌府南昌縣是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俱為將軍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畧曰越方外之國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不受正朔非彊不能伏威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

兵赦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徼幸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以九州為家生民皆為臣妾天下之安如泰山而四維之也蠻夷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𥊍殺郢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案兵告安國而使使奉王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諸孫繇音搖邑號君丑為越繇王餘善既殺郢威行于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以餘

善不足復興師立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遂與安相結而還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黯字長孺濮陽人胡三省曰黯之先世為衛大夫盎食采于汲遂以為氏

初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還報曰

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使河内漢郡治懐懐注見前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漢郡注見前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已遷為東海漢郡治郯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是太守黯好清靜擇丞史漢制郡守屬有丞有諸曹掾史任之責大指不苛小卧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

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休假曰告賜告天子優賜其告也者數終不愈最後莊助為請上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謂志操深遠堅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賁育孟賁夏育皆衛力士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

士卒樂李廣之寛而苦程不識之嚴蓋以李之將畧本優于程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若

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黯以嚴見憚大將軍丞相燕見上或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敬禮如此

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對策之言也

以李廣程不識程伯休父封于程其後以邑為氏為將軍將兵屯北邊

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曲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故曰刁斗鐎音譙溫器有柄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

論行軍之常經則紀律森嚴自當以程為正

斥候（斥度候望也所以偵伺盜賊）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秋七月癸未日食

戊申二年冬十月始親祠竈（五祀夏所祭其神祝融）遣方士求神仙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高祖功臣有深澤侯趙將夕）舍人匿其年及所生長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老人九十餘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大父識其處）

一坐盡驚及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案其刻果然于是上大駭以少君為數百歲人也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謂鬼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于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琅邪人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千歲少君為上言安期生嘗食巨棗大如瓜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才計反藥之分劑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時又有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上為立祠長安東南郊太一天帝之別名中

王恢不主和親之議請擊匈奴論者或以妄動啟釁罪之非也觀其所言原不敢發兵深入不過欲誘致單于僥倖成功先已氣餒而計左矣卒之畏懦不前損威辱國果斷如武帝惜不能明正其罪而誅

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五帝太微垣五帝座也

夏六月遣閒誘匈奴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先是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請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議遂許之至是鴈門馬邑豪聶翁壹聶注見前翁者老人之稱壹名因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卿恢及安國更相詰難恢曰陛下之威海內為一而匈奴侵盜不已無

之間而自殺猶漏網耳

史以不忍之故臣竊以為擊之便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常圍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聖人以天下為度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皇帝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死傷中國檻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常坐而役敵國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兵法云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言擊之者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審遮險阻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

上從恢議六月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傍谷中使聶

翁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取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漢縣故城在山西朔平府左雲縣）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漢近塞郡皆置尉每百里尉史二人）欲殺之尉史具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我固疑之乃引兵還（單于曰吾得尉史天也以為天王）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始王恢主別從代擊虜輜重及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田蚡蚡言于太

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遂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往往入盜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己酉二年春河徙頓邱漢縣本春秋衛邑注見前夏決濮陽漢東郡治注見前黄河自周定王五年後至是再徙

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禹貢錐指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是一句通鑑考異以頓邱

屬東郡渤海乃在頓邱東北恐誤因刪去流入渤海入渤海三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禹貢錐指頓邱決口及入海處漢志不載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邱縣西北至是改流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陽武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畔觀今山東觀城縣東陽武今山東朝城縣俱屬曹州府千乘漯川注俱見前

夏復決濮陽瓠子在開州南亦曰瓠子口禹貢錐指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于濮陽長壽津注見前注鉅野在曹州府鉅野縣北即古大野澤注見前通淮泗此黃河入淮泗之始汎郡十六

天子使汲黯鄭當時字莊陳人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鄃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平原居河北河決而

南則鄃無水災邑多收因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者亦以為然于是久不塞禹貢鉏指河既決瓠子東南通淮泗于是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

庚戌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春三月田蚡卒

初孝景時竇嬰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賔客益衰獨故燕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父張孟為潁陰侯嬰舍人遂冒姓灌氏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為人剛直使酒諸有勢在已之右者必陵之故與田蚡

有隙蚡奏夫家在潁川橫甚夫宗族賓客為姦利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請治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受淮南王金與語言事具前賓客居間遂解未幾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嬰彊夫與俱往夫因行酒罵坐夫行酒至蚡蚡不肯滿觴夫無所發怒適臨汝侯灌賢與程不識耳語夫乃罵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老為壽乃效女兒曹呫囁耳語耶蚡大怒令騎縛夫繫居室署名屬少府遂其前事遂竟也竟前所奏夫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夫既繫不

得言蚡陰事嬰乃上書論救得見上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以為然令東朝太后朝廷辯之嬰與蚡因互相詆訐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汲黯是嬰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公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吾在也而人皆藉猶蹈也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景帝時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是事急使昆

弟子上書言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臧嬰家乃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遂于十二月晦論殺之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春赦贖之胡三省曰此田蚡之意也春田蚡亦卒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

嬰蚡事上本不直蚡特以太后故後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草

五月以薛澤高祖功臣薛歐之孫續封平棘侯為丞相

地震

辛亥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國卒

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其實每求真是也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王所得皆古文先秦猶言先秦舊書王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禮古經出魯淹中王收集餘燼獻之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王好之其他若尚書禮禮記孟子左氏春秋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蓺謂六經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

者山東諸儒皆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
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胡三省曰對三雍之制度非對于三雍宫及詔策所問
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
太樂官屬太常存肄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
御也正月王歸國甍中尉以聞大行令奏謚曰獻
通南夷置犍為郡初治鼈今貴州遵義府遵義縣是後徙治僰道今四川叙州府宜賓縣是
通西夷置一都尉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漢縣今曰鄱陽屬江西饒州府令唐蒙

風喻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枸一作蒟音矩草類緣木而生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一作牂柯即古牂水其上流為今貴州之盤江逕廣西南寧府為左江至潯州府合右江即黔江亦導源貴州入廣東境為西江下番禺入海）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去市夜郎（今貴州以西南龍諸府地古為夜郎國漢置縣唐始移縣于珍州今遵義縣桐梓縣是）夜郎臨牂牁江（牂牁繫船杙也楚莊蹻伐夜郎椓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江有椓船柯處乃改名曰牂牁）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

書曰南越東西萬餘里從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亦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上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從莋關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古莋都國其東北有大關山即邛崍坂也入遂見夜郎侯多同侯以竹為姓多同其名也厚賜之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多同貪漢繒帛以為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為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

馬相如責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卭今四川寧遠府古卭都國筰注見上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卭筰冉駹冉駹西夷二族今四川茂州是近蜀易通為置郡縣愈于南夷上乃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内臣除邊關關益斥言廣也西至沫即青衣水出雅州府天全州徼外下流至嘉定府入江若水即瀘水注見前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零一作靈漢書地理志靈關道屬越巂郡越巂今寧遠府橋孫水水經注孫水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南入若水臺登今

朔以詼諧侍漢武即其自稱亦

寧遠府冕寧縣以通卭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上大悅

秋七月皇后陳氏廢

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冊收璽綬退居長門宮竇

太主即館陶長公主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

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稱為主人常翁而不名

從遊戲馳逐觀雞踘謂鬬雞蹋鞠之戲角狗馬上樂之因為

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謂以戟置

地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

不過從容談笑避世金馬門耳乃能盡言直諫佩佩不阿非莊助輩所及安得以滑稽少之

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于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道淫辟之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一曰短狐亦曰射工南方淫氣所生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詔置酒北宮在未央宮北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詔太中大夫張湯杜陵人中大夫趙禹𨽾人定律令

湯禹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于因循守職無所改作之吏于

是始作見知法張晏曰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以其罪罪之

八月螟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音嗣令各縣依次第接續供養飲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偕俱也令所徵者與上計使者偕來也菑川公孫弘對策畧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

而民不犯率躬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爵當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臣又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太常奏第居下上特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 官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詔立馬于魯班門故更名金馬門 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謂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壬子六年冬初筭商車

春穿渭渠亦曰漕渠在西安府城南水經注漢漕渠自昆明池南傍三原東至于河

大司馬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

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詔發卒數萬人穿之三

歲而通人以為便

匈奴寇上谷見前注遣車騎將軍衛青等擊却之

匈奴入上谷遣衛青及公孫賀公孫敖皆義渠人李廣四

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為匈奴所得置兩馬間絡而臥

卧廣佯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推墮兒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

兩將軍亦無功惟青得首虜賜爵關内侯青雖出于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絶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為用故每出輒有功

癸丑元朔元年冬十一月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

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子據生即戾太子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帝未有子是年衛夫人始生子據遂立為后帝得皇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后立皐為奏賦以戒終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漢郡治平剛故城在今熱河八溝界太守

霸陵尉呵止李廣所為盡官守之職者其論甚正不可謂醉言廣乃請而殺之器小亂法莫此為甚武帝英明似不應聽其出此射石之事鄰于虛以資名談可耳余以為不宜入正史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初廣屏居藍田南山嘗夜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廣拜右北平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帝弗罪也廣猿臂善射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濊即濊貊今奉天府鳳凰城東及朝鮮國之江原道皆其道也君降置蒼海郡

濊君南閭濊君名等率口二十八萬詣遼東漢郡治襄平故城在今奉天府遼陽州北內屬詔以其地置蒼海郡人徒之費擬于南夷數年乃罷

以主父偃趙武靈王自號主父支庶因以為氏嚴安徐樂為郎中

主父偃臨菑人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畧曰昔秦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將兵北伐辟地千里天下飛芻輓粟起于負海轉輸北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天下始叛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殷周固弗程督令不上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時偃同郡嚴安以故丞相史上書畧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臣願為制度以防其淫又令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之境燔

主父偃建議分國與賈誼衆建

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策也無終徐樂亦上書畧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何謂瓦解吳楚七國之兵是也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間者關東數不登重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其處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上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三人惟偃尤親幸一歲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横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甲寅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或連城數十

諸侯之意同然叔世風漓鬬爭兼併繁且茲滋耳

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彊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匈奴入上谷漁陽漢郡治漁陽今順天府密雲縣是遣衛青李息郁郅人出雲中以西擊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陳州府西華縣東北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可省轉戍廣中國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榆林志黃河自寧夏西折而北經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境其中謂之河套廻環數千里費數十百鉅萬

三月乙亥晦日食

武帝之徙解公孫弘之罪解可謂能疾惡者若司馬遷于游俠一傳津津樂道則以刑餘憤激助淫辭而裂名教矣

徙郡國豪傑于茂陵 帝陵邑在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北

主父偃言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置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在徙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生平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

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齊王次昌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夷其族

主父偃嘗欲納女于齊王王不許偃因上言臨淄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令齊王屬疏又與姊亂與紀翁主

通請治之于是拜偃為齊相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偃始為布衣時遊齊及燕趙既貴首發燕王定國陰事定國自

殺國除已又歐齊趙王彭祖恐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得封者上聞大怒囚偃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以孔臧孔子後高祖功臣蓼侯叢子嗣為侯為太常

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孔子十二世孫以治尚書為侍中綱紀古訓使永垂後嗣帝從之其禮賜如三公

乙卯三年以張騫漢中人為大中大夫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漢縣唐建中後廢今復置屬甘肅安西府祁連即天山匈奴呼天曰祁連山在今甘州府張掖縣西南綿亘甘涼之境一名南山一名雪山西連肅州安西又西際于葱嶺蓋數千里　考祁連有南北之分此為南祁連即漢書西域傳所謂南山也其北祁連在今哈密城北自葱嶺分支蜿蜒而東最高者曰博克達山其餘隨地易名延袤亦數千里即西域傳所謂北山也杜佑通典自張掖以西至于庭州山皆周徧蓋統南北兩祁連而言之間為彊國匈奴攻破之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衆逃遁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月氏者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騫

月氏皆行數十日發譯傳致乃達其道均自東而西確然無疑若乃史稱大宛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康居在大宛西反僅萬二千三百里月氏更在康居西乃止萬一千六百里是其行愈遠其道轉近理所必無亦鑿空荒誕之一証也

得間西去數十日至大宛西域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大宛為發譯道抵康居亦西域國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傳致大月氏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太子為王臣大夏亦西域國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本無大君長兵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之而君之居嬀水北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復為匈奴所得會匈奴亂騫乃逃歸帝拜為大中大夫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夏六月皇太后崩合葬陽陵

秋以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等以兒寬兒本郎以國為氏其後去邑寬千乘人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廷尉有左右監獄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上繇是悦之湯于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汲黯數質責湯于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

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顯時與湯議論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丁巳五年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鄉名在直隸天津府鹽山縣南侯

丞相封侯自此始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此則既相而後封時上方興功業丞相于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丞相身食一肉飯脫

粟奉祿以給故人賓客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寛內深居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汲黯每面觸之黯嘗與約議至上前悉背黯約以順上旨黯廷詰其多詐不忠乃陽謝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因欲誅之以事請徙黯為右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右內史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黯居數歲官事不廢丞相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以禁暴討邪故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為禁且所謂禁者以盜賊之攻奪而大奸之于重誅故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大不便于是丞相絀服

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走之還以青為大將軍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通典高闕在陰山西陰山在今吳喇忒西北將軍蘇建杜陵人封平陵侯為衛尉李沮雲中人為左內史公孫賀為太僕李蔡廣從弟為代相俱出朔方李息為大行張次公河東人封岸頭侯俱出右北平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小王猶裨將也十餘人衆男女萬五

千人畜數十萬匹于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益封青八千七百戸三子皆為列侯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青固謝讓功諸將上乃封諸將校尉侯者七人公孫敖為合騎侯韓說為龍頟侯公孫賀為南窌侯李蔡為樂安侯李朔為涉軹侯趙不虞為隨成侯公孫戎奴為從平侯青尊寵于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青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

加于平日

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曰葢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壊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于是丞相平津侯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輒課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漢舊儀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掌故治禮之官主故事者以有文學習禮儀者為之故名即有秀才異等輒以

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卒史也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戊午六年夏四月衛青率六將軍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故匈奴小王降漢封翕侯敗降匈奴

衛青率六將軍再出二月四月定襄漢郡治成樂故城在今歸化城南前後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

亡其軍脫身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于境外于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平陽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少兒私通生去病少兒以皇后貴更為陳掌妻）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讀作飄搖）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謂奔趨便利）斬捕首虜過當（謂所將人數少而斬首及

捕獲數多過于所當于是封為冠軍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有冠軍城去病所封以功冠諸軍故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漢縣今為驛在南陽縣北侯是歲失兩軍亡翕侯以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

六月置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白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置以寵軍功

詔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

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穏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顔師古曰貤物之重次第也言欲移賣爵而無有差次不得流行也其議為令是時歲擊匈奴大司農經用既竭故為此詔有司奏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胡三省曰賣爵一級為錢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萬錢一金合成三十餘萬也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己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盖麟云于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時以為獲白麟乃作白麟之歌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終軍上對曰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將有削左袵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對奏由是始議改元　有司奏言元宜以天瑞命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初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雷氏出古方雷氏後）獲罪于太子遷（被善用劒太子名與戲誤中太子故得罪）時有詔願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跡連安上遣中尉即訊安太子遷欲使人刺殺中尉不果（遷恐漢使即逮安乃使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安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中尉至安視其顏色和遂不發）公卿

奏安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安恥之為反謀益甚衡山王賜與安故不相能賜聞安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賔客使陳喜等作輣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當入朝過淮南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遂謝病不朝安數名中郎伍被被楚人與謀反事被始以為不可安固問之被曰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詔徙郡國豪傑于朔方又偽為詔獄盡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徼倖得什一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青因即刺殺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等

如發蒙振落耳韋昭曰言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樹上之葉取之至易也會太子遷謀殺漢使事覺安有孽子不害最長弗愛不害之子建材高有氣數怨望太子乃陰使人告遷謀殺漢中尉事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伍被自詣吏具告與安謀反事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剄王后太子皆伏誅有司捕諸與謀反者得陳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先是衡山王以王后徐來言欲廢太子爽而立其弟孝乃囚太子佩孝以王印令交結賓客與陳喜枚赫等為反計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陳喜枚赫等公卿請逮賜治之

賜自到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上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受安賂遺上薄其罪張湯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乃與諸侯交私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夏四月立子據為皇太子

五月乙巳晦日食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古荒服地楚莊蹻始開遂留王之今雲南府是也

復事西南夷

張騫特略鑿空所至之地多中閡不通譯語未必盡曉傳聞更多譌舛且以于闐鹽澤為河源所出不知鹽澤乃今塔里母河與河源無涉他可知矣今厄魯特回部並隸版圖凡山川道里實按其地詳詢其人然音義參

初張騫自匈奴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其俗土著耕田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多善馬馬汗血顏師古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其東北則烏孫行國與匈奴同俗治赤谷去長安八千九百里顏師古曰烏孫于諸戎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皆其種也東則于闐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其河多玉石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注河源潛發葱嶺分為二水其一水西逕月氏諸國南注雷翥海胡三省曰雷翥海即西海南達交州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即蒲昌海亦曰泑澤水經注泑澤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堅剛故有鹽澤之

差猶必幾經審訂始令成書考証之難豈可以耳食為據哉

稱　考今土魯番西南有澤名羅卜淖爾周五百里葱嶺東北之水皆入焉蓋自古鹽澤舊志亦謂之洛普池也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東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云考河源不見于經言之者自漢張騫始然所云于闐葱嶺兩源杜佑歐陽忞等俱斥其非山海經水經注所紀又荒遠不經唐劉元鼎明釋宗泐所言稍合又各不同惟元潘昂霄為都實撰河源志說最詳　本朝康熙間屢遣使臣考求河源測量地度繪入輿圖河實導源于西番之巴顏喀喇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滙為查靈鄂靈二海子廻環曲屈凡二千三百餘里入河州界為中國黃河蓋河源更出鄂敦淖爾之西視元都實所志更得其真矣

鹽澤去長

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澤以東南接羌隔漢道焉

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前使時見邛竹杖元和志雅州邛崍山竹高節實可為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音捐篤孟康曰即天竺也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俗與月氏同而修浮圖道不殺伐考身毒國自後漢時號曰天竺唐分為五天竺又曰五印度地最廣遠今西藏去四川可數千里其西南之阿里有岡底斯山蓋即釋氏所云阿耨達山為近古天竺云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

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威德徧于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注見前發閒使四道並出出冉出駹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筰南閉巂昆明終莫得通于是始通滇國漢使至滇滇王當羌謂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元朔四年罷西夷至是復通

庚申二年春丞相公孫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

蔡為人在下中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湯

以霍去病為票（徐廣曰通作驃）騎將軍（品秩同大將軍）擊匈奴敗之

去病以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在今甘肅甘州府山丹縣東南西河舊事焉支山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同匈奴失此二山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顔色）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收休屠（音朽儲）王（匈奴屬王號今甘肅凉州府漢初為匈奴休屠王之

地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今佛像是其遺法益封二千戶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漢書地里志張掖郡居延有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流沙注見前過小月氏注見前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謂選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謂遲留零落而不遇合也由此去病益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是夏衛尉張騫郎中

令李廣俱出右北平廣殺匈奴數千人而漢軍死者亦過半敵無賞騫及公孫敖皆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秋匈奴渾邪王匈奴屬王之號今甘肅甘州府漢初為匈奴渾邪王地降置五屬國各依本國之俗而屬于漢故曰屬國以處其衆

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渾邪王休屠王居匈奴西方單于怒其數為漢所殺虜欲召誅之渾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後悔渾邪遂殺之并其衆降漢詔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

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萬戶為漯陰侯其裨王四人皆為列侯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黯請間曰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應劭曰漢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及鐵出關雖于京師市買其法一也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竊為陛下不取也上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漢郡治允吾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皐蘭縣胡三省曰金城置于昭帝此言者史追書也）河西（黃河之西）西並南山（即南祁連注具前考是山自葱嶺而東亘西域諸國之南故名南山山東南一枝包青海繞黃河東入岷州界循渭而南為武功太白諸山漢書西域傳云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是也）至鹽澤空無匈奴矣（明年詔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休屠王太子日磾（音密低）沒入官輸黃門（少府屬）養馬久之上遊宴見馬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即

日拜為侍中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賜日磾姓金氏

辛酉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

山東大水徙其民于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虛倉粟以振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得匈奴河南地築城郭徙民居之曰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

之費以億計

作昆明池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南今涸三輔黄圖昆明池中有神池堯時治水嘗停舟于此

上將伐昆明杜佑通典昆明在越嶲西南一名昆彌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漢書注臣瓚曰昆明有滇池通典昆明以西洱河為境亦曰昆彌川漢武像其形鑿池非滇池也西洱河即古葉榆澤在今雲南大理府城東乃如人耳形亦曰洱海方三百里有三島四洲之勝

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故吏弄法者皆謫令伐棘上林

穿昆明池考漢書西南夷傳夜郎以西滇最大桐師以東北至葉榆為嶲昆明是滇與昆明乃兩國臣瓚以滇池屬之昆明非是杜佑指西洱為昆明之池葢承漢書北至葉榆之文也

得神馬于渥洼音握窪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于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于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此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　渥洼水西域圖誌云氐置水之支流也氐置水即今黨河在燉煌縣南

帝方立樂府顏師古曰樂府之名起此及司馬相如等造為歌詩以宦者李延年李夫人兄為協律都尉絃次以合八音之調及得神馬次以為歌其詞曰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沬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持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

皮幣即後世交會交鈔之所由昉蓋欲以救盜鑄之弊耳不知錢且盜錢幣又不可盜造乎

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悅

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筭緡錢舟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

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時議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之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橢他果反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於是以東郭咸陽東郭以地為氏咸陽名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為大農丞大農令有兩丞領鹽鐵事桑弘羊桑氏秦大夫子桑之後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計算用事三人言利事悉秋毫禁民敢鑄鐵器煮鹽釱徒計反左趾以鐵為鉗著左足以代刖沒入其器物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為名籍送之于官率緡錢二

千而一算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及民有船車者皆算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皆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至忘食焉

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卜式數輸財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有冤欲言乎曰無所欲言如此何欲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而匈奴

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名拜式為

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式先牧羊山中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及為郎不願仕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而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以為緱氏令民便之未幾擢為齊相

春有星孛于東北

夏長星出西北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

病封狼居胥山（在漢北今喀爾喀地）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是年始置以冠將軍之號）

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青出定襄去病出代郡）李廣請行上以其老弗許良久許之（陰戒大將軍以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以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音異其主爵都尉）為右將軍曹襄（平陽侯）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併

驒奚父馬母而生騠騠非塞外所有以驒非塞外所所有也今騠至

于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出東道臣願居前先死單于青以受上誠不聽廣遂行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于是令武剛車兵車也有巾有葢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度不能戰遂乘六騾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顔山趙信城俱在喀爾喀地城趙信所

塞外率多倒斃而馬則塞外之良產古之匈奴即今之蒙古單于不乘馬而乘騾乃必無之事即此知史之多偽

築故名燒其積粟而還廣與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大將軍還過幕南乃遇之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七十餘戰今幸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

者無老壯皆為流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絶大幕直左方兵匈奴諸左將居東方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山名在漠北登臨瀚海在蘇尼特之北喀爾喀之南其西接伊犁界斬七萬級功多于大將軍青既皆還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青不得益封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自是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帝嘗欲敎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帝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帝益愛重之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于上而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

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匈奴所都處為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往往通渠置田官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先兩軍出塞官私馬十四萬匹復入塞者乃不滿三萬匹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以義縱河東人為右內史王溫舒陽陵人為中尉

初縱為南陽太守按甯成家破之成坐免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言累足也後徙定襄方至掩獄中重罪輕繫及私入視者一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

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是歲汲黯免乃以縱為右內史溫舒始為廣平(今直隸廣平府是)都尉盜賊不敢近廣平遷守河內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捕郡中豪猾相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得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上聞之以為能擢中尉溫舒所為弗先言縱縱必

以氣陵之然縱廉其治效郅都時楊可方受告緡時下告緡令人有告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上以縱為廢格沮事棄縱市温舒少文居它惛惛不辯至中尉則心開故善諂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後徙右内史復行中尉會發兵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之人告温舒受吏錢及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温舒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禄勲郎中令更名徐自為曰悲夫古有

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婚家合一故為五也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齊王閎之母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于是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

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于是誅之

癸亥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殺

坐盜孝景園堧地也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摩鋊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于時民盜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為淮揚太守

黯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得見陛下不意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内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公與之俱受戮矣息終不敢言及湯敗帝抵息罪黯居淮陽十歲而卒

夏四月以莊青翟高祖功臣武彊侯莊不識孫嗣侯為太子少傅為丞相

甲子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夏四月廟立顔師古曰于廟中策命之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

三王同日立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閎立八年薨無子國除旦胥後俱以罪自殺事具後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謚曰景桓

帝甚悼之令為冢像祁連山初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迎見其父霍仲孺仲孺自平陽侯家歸絶不相聞去病

既壯大始自知為仲孺子時仲孺已娶婦生子光字子孟去病大為父買田宅奴婢將光西至長安任為郎稍遷至奉車都尉帝置掌御乘輿車光祿大夫即中大夫更名

殺大農令顏異邾俠之後夷父字顏子孫因以為氏異濟南人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蒼璧直數千而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人有告異他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客言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比而公卿大夫多謟諛取容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謝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六

漢

世宗孝武皇帝

元鼎元年 臣瓚曰以得寶鼎故改元通鑑考異寶鼎得於四年六月而改元則於是年蓋亦如建元元光後來追叙之耳漢書因改元遂於元年誤增得鼎一事考漢書武帝紀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其書法有得鼎得寶鼎之不同似兩得鼎而通鑑紀之者且自元狩以後皆以瑞紀元何待追叙今仍漢書

夏五月得鼎汾水上

二年丙寅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河東人與湯有隙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從迹師古曰蹤迹安起湯心知謁居為之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素怨湯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楊人為左

內史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與張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欲以見知故縱之罪罪丞相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齊人邊通邊氏出周大夫邊伯皆怨恨湯三長史素貴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湯數行丞相事常陵折之故怨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案捕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

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産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塟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汚惡言而死何厚塟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

自殺

春起柏梁臺在今西安府長安縣故城内以香柏為梁故名作承露盤在長安縣西北故建章宫内

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長生云

二月以趙周為丞相

三月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饑

置均輸大農令屬有均輸令丞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遷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禁郡國鑄錢

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

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裴駰曰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有上林鍾官辯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非三官錢不得行而民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西域始通置酒泉治表是今甘肅肅州高臺縣是應劭曰其水若酒故名武威治姑臧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是郡

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王之號名獵驕靡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

地空無人誠以厚幣賂烏孫招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上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多持節副使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騫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注俱見前安息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身毒注見前于闐注見前考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今回部之和闐也有河出其南山即于闐河北流合葉爾羌之塔里母河河出葱嶺即葱嶺河又折而東滙於羅布淖爾即古所稱河源注於鹽澤者也及諸旁

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烏孫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後歲餘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南北有大山南山即南祁連北山即北祁連中央有河即于闐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元和志玉門故關在龍勒縣西為西域門戶龍勒故城在今安西府敦煌縣西陽關在今敦煌縣西南元和志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在葉爾羌西南南北兩山皆其分支西河舊事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名明一統志蔥

嶺高數千丈番名塔兒塔石打班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本樓蘭後更名治扜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旁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有前後王庭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後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與康居同俗國臨大澤無涯乃北海云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乃於渾邪故地置酒泉郡

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又置武威郡以絶匈奴與羌通之道後使西域者益多匈奴時遮擊之乃分武威酒泉地更置張掖敦煌二郡　張掖治觻得今甘州府張掖縣是敦煌治敦煌注見上孟康曰觻音鹿

丁卯　三年夏四月雨雹

關東饑

被災郡國凡十餘人相食

戊辰　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注見前脽上亦曰脽邱在今山西蒲州府滎河縣北

親祠之始廵郡國

先是上祠五畤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謂闕地祇之祀不為神所荅應其令有司議之於是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顔師古曰以形高起如人尻脽故名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遂至滎陽始廵幸郡國

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顔師古曰子南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曰周子南君

上過洛陽求周後得嘉封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夏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方士欒大膠東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同師上方悔誅文成樂成侯丁義乃薦大敢為大

言處之不疑見上曰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徒為方士掩口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時上方憂河決而黄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衛太子姊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自

竇太主將相以下皆獻遺之大見數月凡佩六印天士地士大通五利四將軍及侯帝又刻玉印授之曰天道將軍天道者為天子道天神也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捉持也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明年大坐誣罔要斬大衆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遂誅之

六月得大鼎后土祠旁

汾陰巫錦錦巫名得大鼎於魏脽汾陰本魏地故曰魏脽后土營祠之兆域旁錦掊地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告吏河東太守以聞上

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郊廟羣臣皆賀時羣臣皆言得周鼎吾邱壽王獨以為非周鼎上召而問之壽王對曰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今天祚有德而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於是作寶鼎之歌是秋齊人公孫卿以漢得寶鼎與黄帝時等漢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黄帝得寶鼎是歲冬己酉朔旦冬至乃為札書因嬖人奏之上召問卿卿言漢興復當黄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當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卿又言黄帝採首山銅鑄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頾下迎黄帝上騎與羣臣後宫七十餘人俱登天于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

為郎後二年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帝親往視謂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寛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帝信之

以兒寛為左內史

寛為治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聲名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税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胡三省注濶謂禁防踈濶之時狹謂督促迫急之時濶時不足徵收與民相假貸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課下曰殿下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

負輸租繈屬言輸者如繈之相聯屬不絕課吏以最課上上曰最上

由此愈奇寬

己巳五年冬十月帝祠五畤遂獵新秦中以勒邊兵

上祠五畤於雍遂踰隴隴坻也亦曰隴坂在今甘肅秦州分水縣三秦記其坂九曲上者七日乃越西登崆峒注見前北出蕭關注亦見前從數萬騎

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既無亭候又不徼循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立泰一注見前及五帝祠壇於甘泉十一月辛巳朔冬至

親郊見

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皆揖是為泰時自是

三歲天子一郊見

南越相呂嘉弑其王興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遣將軍路博德西河平州人等將兵討之

先是上遣使諭南越王入朝建元時南越太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樛氏女生子興後嬰齊嗣王立樛氏為后興為太子嬰齊薨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故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往諭王及太后入朝比內諸侯南越王太后勸王及羣臣內屬安國

少季至越復與太后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倚漢威故數勸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事在四年至是太后與王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數諫不聽因稱病不見漢使者太后欲誅之嘉遂與其大臣謀作亂未發會漢使韓千秋及樛樂即太后弟將二千人入越境嘉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立明王嬰齊諡長男越妻子建德為王韓千秋兵破數小邑未至番禺

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發兵守要害處上聞南越反下詔發樓船十萬師往討之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漢郡治郴今湖南郴州是樓船將軍楊僕宜陽人出豫章注見前戈船將軍歸義越侯嚴出零陵漢郡治零陵今湖南永州府零陵縣是下瀨將軍甲甲與嚴皆越人歸漢者下蒼梧今廣西梧州府是時漢尚未置郡越馳義侯遺亦越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注見前咸會番禺

夏四月丁丑晦日食

酎金已非善政以此陰中無應詔攻越者益可哭矣

秋九月嘗酎嘗秋祭酎直救反三重釀酒也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

時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内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諸列侯以百數亦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名酎金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以石慶為丞相封牧邱侯食邑平原

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

六年冬討平西羌後漢書西羌傳羌出三苗舜竄之三危河關西南羌是也

先零羌羌無弋爰劍之後留居湟中者二十餘種先零罕开之屬皆是零音憐與匈奴通合衆十餘萬共攻令居注見前安故漢縣注見前遂圍枹罕漢縣故城在今蘭州府河州詔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

平南越置九郡

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史記索隱在始興郡西北破始興郡今廣東韶州府是石門山名在廣州府城西北江中兩山對峙如門故名待博德至俱進至番禺南越城守會暮僕縱火燒城博德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亾入海博德遣人追得之戈船下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時帝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遂分南越地置南海治番禺今縣廣州府治蒼梧治廣信今蒼梧縣廣西梧州府治鬱林治布山今貴縣屬廣西潯州府合浦治徐聞今海康縣屬廣東雷州府今徐聞縣唐

時析置交趾（治羸𨻻 音連受）九真（治胥浦）日南（治朱吾交趾下三郡今為安南國地）珠崖（茂陵書治瞫都地在今廣東瓊州府瓊山縣）儋耳（元和志治義倫今瓊州府儋州是考珠崖儋耳元封元年始開昭帝時省儋耳元帝時罷珠崖故漢書地理志不載）凡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今貴州平越府平越縣故且蘭侯邑）君反殺使者令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君及邛君筰君遂平南夷為牂柯郡（治故且蘭即侯邑）夜郎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邛筰冉駹注俱見前）皆振恐請

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嶲郡治邛都故城在今四川寧遠府西昌縣筰為沈黎郡治筰都天漢四年省筰都注見前冉駹為汶山郡治汶江宣帝時省汶江今四川茂州廣漢漢郡今四川成都府漢州是西白馬地名氐所居為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肅階州成縣是

秋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討之

先是東越王餘善請從樓船擊呂嘉至揭陽今縣屬廣東潮州府本漢置以海風波為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在江西南昌府新建

縣西上有梅仙壇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其將軍曰吞漢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僕惶恐願效死贖罪乃遣横海將軍韓説出句章漢縣故城在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浮海僕出武林史記索隱豫章北接番陽界有武陽亭亭東南千縣東北有武陵山即古之武林楊僕出師處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今江西饒州府餘王温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山名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下有溪白沙今浙江温州府樂清縣有白沙嶺上有關為水陸要衝以擊東越明年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

閩地險阻數反覆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間遂虚其地

以卜式為御史大夫

式言郡國民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鹽鐵苦惡而價貴又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不悅未幾以式不習文章貶太子太傅

辛未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考是歲改元在四月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在今歸化城西勒兵而還

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歴上郡注俱見前西河漢郡治富昌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後漢移郡治離石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是也五原漢郡治九原九原注見前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通典河自九原以東謂之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為單于怒留吉上乃

相如封禪書慮詞濫誕罔無足議兒寬以經術見用亦從而附

還祭黃帝冢於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嘆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　橋山注見前乃釋兵還甘泉

帝自制封禪儀成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上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就以問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

和之則所謂經生者何居

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寛為御史大夫

春正月帝東巡祭中嶽注見前遂如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泰山東麓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今稱為宿巖山復東北至碣石注見前而還

帝東幸緱氏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偃師縣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以山下户三百為奉邑名曰崇高行

至泰山山草木葉未生令人上石立之山巔遂東巡海上禮八神注見前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求蓬萊公孫卿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羣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迹未信及羣臣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漢縣泰山郡治宋改奉符今曰泰安為泰安府治令侍中儒者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髙九尺其下則有玉牒秘書也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去病子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山北

為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具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上還坐明堂臣瓚曰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則此所坐者羣臣上壽頌功德詔改今年為元封元年大赦天下上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

歷北邊至九原五月還甘泉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斡音管專主之也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官名屬大農有令丞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

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秋有星孛於東井又孛於三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填讀曰鎮土星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德星即填星也史記作旗星明年帝祠五時還祠泰一以拜德星

壬申二年春帝如東萊漢郡治掖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是還臨塞決河築

瓠子之決已踰二十年始則散於田蚡而委之天事既則惑於五利而僕之神仙至此始親臨封塞然梁楚之被害斯已久矣

宣防宮在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上於是幸緱氏遂至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萊州府掖縣東北寰宇記夾萬歲水兩岸皆沙舊有祠過祠泰山還過瓠子瓠子河決已二十餘年不塞上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樹竹以塞決口令菑而以土填之卒塞瓠子築宮

其上名曰宣防上初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既塞乃築宮道河北行

二渠注見前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夏帝還長安

越人勇之越人名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王敬鬼

得壽百六十歲乃命立越祠亦祀天神上帝百鬼而

用鷄卜越俗執雞以禱所占殺之技其骨視骨上之孔以驗吉凶公孫卿復言仙

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觀在故長安城中應劭曰蜚廉神

禽能致風氣者也甘泉作通天臺三輔黄圖臺高百餘丈若與天通使卿持

節設具而候神人更置甘泉前殿夏有芝生殿房内中芝九莖連葉内中後庭之室也詔赦天下作芝房之歌

朝鮮注見前襲殺遼東注見前都尉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之

朝鮮在戰國時故屬燕秦為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在朝鮮國平壤城東今曰大通江為界屬燕國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椎結蠻服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役屬諸夷及

燕齊亡在者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王之都王險即平壤城箕子故都今朝鮮國為平壤府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保塞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即辰韓韓有三種曰馬韓辰韓弁韓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譙責讓也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浿水刺殺送者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以其名美拜何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之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

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

朝鮮

旱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音干封三

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謂天旱之意欲新封之土乾燥乎

秋作明堂於汶上汶水之上也水經注北汶水東南流逕明堂下　今泰安府南有泮河即北汶水東南流入大汶

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玉帶史記索隱公玉姓帶名也

風俗通齊泯王臣有公玉冉帶其後也 上黄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宫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治滇池今雲南府是

初上使王然於諭滇王入朝滇王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括地志勞深即勞浸在蜀南靡莫即靡非在姚州北同姓相仗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

請置吏入朝乃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及滇受王印最寵焉

以杜周南陽杜衍人為廷尉

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讀作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或讓周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癸酉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遣將軍趙破奴擊姑師徐廣曰即車師破奴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考通鑑姑師作車師盖以一國兩名故互書也綱目以姑師為樓蘭王名未知何據今依漢書

上必欲通大宛諸國使者一歲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刼漢使又數為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以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破奴

愜俱封侯破奴浞野侯愜浩侯於是酒泉亭障至玉門矣

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治朝鮮即平壤城臨屯茂陵書治東暆昭帝時廢令朝鮮國城西南有臨屯城元菟治高句驪故城在朝鮮咸興府東北真番茂陵書治霅縣亦昭帝時廢令朝鮮國城西有真番城郡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楊僕將齊兵先至戰敗遁走收散卒復聚荀彘擊朝鮮浿水西軍亦未能破上以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頓首請降遣太子入謝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山與彘疑其為變諭令人毋持兵太子疑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上乃誅山已

彘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未下彘所將燕代卒勁悍乘勝多驕僕嘗敗亡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僕常持和節而彘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於僕往來未決彘使人降之不從以故彘與僕不相得上以兩將乖異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彘具以素所意告之遂亦以為然乃共執僕而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鮮益急朝鮮尼谿相參尼谿朝鮮

等使人殺王右渠以降朝鮮平以其地為四地參相之名也郡𠙶徵棄市僕贖為庶人

四年夏大旱甲戌民多暍死

匈奴冦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渡幕以來希復為冦遠徙北方數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子入漢為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

為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為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部兵侵犯漢邊上遣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乙亥 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

上南巡狩自江陵而東至於盛唐韋昭曰在南郡寰宇記盛唐漢縣屬廬江郡其西有盛唐山考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無盛唐其盛唐縣乃唐置非漢縣也且自江陵而東則南郡之說為是望祀虞帝於九疑注見前登灊漢縣故城在江南六安州霍山縣天

柱山即霍山在霍山縣北爾雅謂之南嶽今亦曰灊嶽自尋陽漢縣在江北今湖北黄梅縣界晉尋陽郡在江南今江西九江府是也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漢縣故城在江南安慶府桐城縣今為鎮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注見前並海所過禮祀其名山大川還至泰山增封始祀上帝於明堂以高祖配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受郡國上計簿也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畤

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謚曰烈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幷三子凡二萬二百戶蘇建常責青以招選賢者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初置刺史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阯朔方之州及冀幽幷（幽幷二州舜分冀州置）兖徐青揚荆豫益（禹貢梁州）涼（禹貢雍州西地）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掌奉詔條察州（漢舊儀刺史每以秋

分行部所察六條

詔舉茂材異等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丙子六年遣郭昌將兵擊昆明注見前

上欲通大夏遣使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赦

京師亡命遣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

竟不得通

秋大旱蝗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

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乃以

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

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

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陬烏孫官號名軍須靡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欲與烏孫共滅匈奴詔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乃以昆彌昆莫本名獵驕靡故號取昆莫驕靡合而一之為王號云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抵出奇戲聚觀者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苜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

種之離宮別館旁極望焉　大鳥卵條支國大雀其卵如甕犂靬西域國名眩人即幻人顏師古曰今吞刀吐火之類是也角抵奇戲文穎曰雜技樂也巴渝戲魚龍曼衍之屬

丁丑太初元年　應劭曰初用夏正故改年為太初　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

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二月親禪高里　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　祠后土臨勃海望祀蓬萊幾　義同冀　至殊廷　仙人廷也　焉

柏梁臺災作建章宮　三輔黃圖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

柏梁既災上還受計明庭甘泉公孫卿言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乃治明庭甘泉也上於是令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乃作建章宫度為千門萬户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壺梁南玉堂壁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壺氏晉大夫受邑壺口其後以為氏太史令太史令漢所置史官之長司馬遷太史談子生於龍門字子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禮記疏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改正也周夜半商雞鳴夏平旦易朔也兒寬議

以為宜用夏正斗杓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卿等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顧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於是鄧平及洛下閎等都分天部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與鄧平所治同詔遂用鄧平歷　王應麟曰漢太初歷元起丁丑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也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黃土色漢據土德故尚黃數用五土數五故用五定官名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協音律更是年為太初元年

以求馬故惡少佐軍名不正已甚矣及至士卒飢罷引還乃遮之玉門外不聞有濟軍需思改

劉氏友益曰始用夏正故特書造自是無能改者矣蓋行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也

秋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大宛國城名）匿不肯與漢使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椎（破也）金馬而去宛貴人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殺之於是上大怒諸嘗使者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三千人可盡虜矣上以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故以為號）發屬國騎及

紀之政徒聽貳師留敦煌是何籌策乎然武帝雄才大略決不如此史傳必有所𨳿

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往伐宛貳師西行當道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至郁成士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為所殺傷甚衆貳師引兵還至敦煌上書乞罷兵上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

關東蝗大起西飛至敦煌

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

時朝廷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秋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没

初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名烏斯盧立年少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北以應之既而猶以為遠乃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朔至浚稽山在漢北胡三省注匈奴有東西浚稽考浚稽山去漢朔方北一千餘里當在今喀爾喀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閒所謂龍勒水在東浚稽山南余吾水在山之北者是也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

沒於匈奴明年兒單于死呴犂湖單于立漢遣光禄勲徐自為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遠者千里其抶匈奴大入盡毁壊之

三年春睢陽功臣表作睢陵侯張昌張敖曾孫廣之子有罪國除己卯

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高后時差第位次藏之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後列侯子孫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昌坐為太常乏祠祠事有闕也國除見侯纔四人

七科儆發中如有罪亡命雖不失自贖之義然皆未棘之卒也至贅婿賈人市籍皆無罪者不

而已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出善馬以降

時議者皆願罷宛兵以趙破奴敗沒匈奴上以為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絶不來乃案業其罪行罰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大發兵出敦煌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凡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益發天下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適與謫同戍也及載糒給貳師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復行以兵多

幾驅市人而戰耶欲以克敵定功難矣

所至迎給不下者攻屠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大敗之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貳師決其水原移之宛大困宛貴人相與謀共殺王毋寡持其頭使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貳師許之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立宛貴人昧蔡故與漢使善者為王與盟而罷兵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楚子蘭為上官邑大夫後以為

氏縣隴西上邽人攻破郁成郁成王走康居追斬之明年師還上以得宛善馬作西極天馬之歌辭曰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阜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封廣利為海西侯將士皆論功封賞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貳師還時匈奴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軍正任文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引兵捕樓蘭王詣闕對簿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因使候伺匈奴自是不親信樓蘭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輪臺西域地名

在車師西北渠犂城在輪臺東地相接

辛巳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故依以為年號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杜陵人蘇建子字子卿使匈奴

先是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匈奴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齊襄公滅紀復哀公之讎見公羊傳春秋大之會匈奴呴犂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

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於是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荅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昆邪王姊子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趙破奴沒胡中與長水虞常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者等謀殺漢降人衛律律父故長水胡人律善李延年延年薦律使於匈奴聞延年家收遂亡降於匈奴單于愛之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為丁靈匈奴屬國在康居北今為俄羅斯地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虞常引武副張

勝知其謀虞常在漢素與張勝相知私候勝請為伏弩射殺衛律勝許之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胡官之號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言誅衛律而殺之具罰太重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絶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問武而收繫勝武益愈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

蘇武奉使北庭慷慨誓死歷十九年凜然不可犯固足以風世厲俗然史家謬以齧雪食氊說為異事夫雪武可齧旃汰無可

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律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言何用見汝為也且單于信汝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律白單于

食之理即偶一食之斷不能數日藉以不死是說殊失于誣即野鼠草實亦只可苟延旦夕十九年之久何以當之則所稱義不食匈奴之粟亦飾詞耳且武既娶婦生子豈得謂非大節之玷蓋武不過不降不若李陵衛律之背君以曰奇節吾未之信

愈欲降之遂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雨白氂與犛通師古曰毛之彊曲者也

夏大旱赦

壬午 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與

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字少卿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

李陵恥為貳師屬役以及於敗乃甘心叛降所謂小犢僨轅破犇也司馬遷以為欲得當報漢其誰欺乎以是罪遷不為過當

然遷恨武帝深矣其為史於武帝尚得有美事乎

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疑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擊匈奴於西河注見前詔陵以九月發陵於是出居延漢縣注見前至浚稽山注見前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

南行斬首三千餘級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軍中縱火以自救步鬭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陵太息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漢路博德所築在今肅州北邊外相待虜騎數千追之校尉成安侯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

塞者四百人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遣繡衣直指使者即侍御史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發兵擊東方盜賊

時郡國二千石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

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韋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杖斧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

謚傷人者也縱一謚不知其害幾何人而况萬餘謚乎如是而謂有陰德史家之顛倒是非可知矣元皇后之出其家亦偶然耳然馴致移漢祚則賀殆罪之魁耳何嘉之有

濱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顔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禄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召拜青州刺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羣盗多所縱舍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王賀字翁孺元皇后之父

癸未　三年春三月帝東巡還祠常山

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元玉

方士之候神人求蓬萊者終無有驗上益厭怠矣然猶羈縻不絶冀遇其真

夏大旱赦

甲申 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

發天下七科適及勇敢士遣李廣利等四將軍出塞（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在浚稽山北）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游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

還因曰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

夏四月立子髆為昌邑王治昌邑注見前

髆李夫人子也立十一年薨子賀嗣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乙酉　太始元年應劭曰與民更始故以冠元春正月徙豪傑於茂陵

丙戌　二年春三月制金班諸侯王

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獲白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為麟趾褭褭奴了反蹏要褭駿馬名褭蹏馬蹏也師古曰舊金以斤兩為名今欲以協表祥瑞故普改為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瑞馬因以班賜諸侯王

秋穿白渠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有大白中白南白三渠

趙中大夫白公史失其名奏穿渠引涇水注見前首起谷口

在涇陽縣西北師古曰仲山之谷口也漢時為縣令呼治谷仲山之北寒涼故為此谷為寒門尾入櫟陽注見前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成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鄭國渠注見前今三白渠自仲山龍洞而東北曰北白中曰中白南曰下白凡灌涇陽醴泉三原高陵四縣田七千餘頃

丁亥

三年春正月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

上行幸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注俱見前浮大海而還

子弗陵生

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上使召之既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封倢伃　倢伃位昭儀下視上卿比列侯居鉤弋宮以倢伃手反屈如鉤故名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以江充邯鄲人為水衡都尉

充初為趙王趙敬肅王彭祖客得罪亾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召與語大悅之

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令身待北軍擊匈奴貴戚子弟叩頭求哀於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十萬上以充為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謂素不曽教敕左右者唯江君寛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戊子

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修封禪夏五月還宫赦

上幸不其漢縣以不其山名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祠神人於交門宮晉灼曰琅邪有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冬十月甲寅晦日食

己丑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夏大旱

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一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是為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是時方士及諸神巫

巫蠱之起因信方士求神仙有

以啟之妖由人興不可不求其本也

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無道後宮及大臣被誅者甚衆

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以劉屈氂中山靖王子爲左丞相封澎侯

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

充雖大姦豈能謀間骨肉特飴覻易儲之萌是以乘機竊發耳物先腐而蟲生信哉

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陜州閿鄉縣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初上立太子甚愛之及長嫌其才能不類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使大將軍曉之上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

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可以此意喻之

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如淳曰奏請從輕也用法大臣多不悅衛青既卒臣下無復外家為據言諸臣以太子已無外家可為憑依競欲搆太子會巫蠱事起上心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上以江充為使者治其獄自京師三輔及郡國坐死者數萬人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因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上又使蘇文等助充

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銜文文與小黃門

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弟勿為過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已而融被誅文構太子益甚充遂至太子宮掘地縱橫無復施牀處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當奏聞太子懼召問少傅石德石慶子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公孫賀父子兩公主諸邑陽石及衛氏長平侯伉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不聽將如甘泉而充持之急

太子遂從德計乃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廐天子內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

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敺肆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長安城東南門亦曰杜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惶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諸

太子而反天下大變也子㳂父兵殺讒者尚可合戰五日何為者而壺關三老上書辨其冤所謂亂民之尤彼必陰有以窺武帝畧悔之意覬太子之復位居首功耳人情險巇吁可畏哉

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令縣屬山西潞安府本漢置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

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書奏上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一名全鳩澗在閿鄉縣西南主人家貧賣屨以給太子八月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並遇害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故終及於敗

八月地震

三年春三月遣李廣利等將兵擊匈奴 辛卯

匈奴冦五原酒泉遣李廣利等將兵擊之 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邱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

夏六月丞相屈氂棄市李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

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

乎屈氂許諸貳師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在漢北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在今喀爾喀地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屈氂要斬東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遂深入要功北至郅居水在范夫人城北上遣左賢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將還至燕然山今喀爾喀有杭愛山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餘里蓋即古燕然山單于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

千秋亦三老之見至謬稱白頭翁荒誕甚矣此武帝之信邪有

遂降單于以女妻之宗族遂滅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當用貳師以祠貳師且死罵曰我死必滅匈奴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

秋以田千秋本齊諸田徙長陵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高廟衛寢之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千

以致之遂以為丞相不更可笑乎

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上見而悦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我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横橋即中渭橋在横門外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宫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注見前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是歲雍縣注見前無雲而雷者三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黳

三月帝耕於鉅定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北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夏六月還宮

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謂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嘆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

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才能學術又無閥閲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注見前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

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亂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師古曰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

代田分甽歲易其處以用力少得穀多也然此用之上曠人稀時尚可否則以二甽之地代種即使一甽有二甽之獲地與穀僅足相當又何便巧之有

也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畆秦制二百四十步為畆三甽溝廣深各尺曰甽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胡三省曰即周禮一易再易之類每耨輒附根每耨草輒以土附着苗根根深能讀曰耐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秋八月辛酉晦日食

癸巳

後元元年夏六月侍中僕射馬何羅反伏誅

初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江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宮亦名林光何羅與通矯制夜出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往往湧泉出

殺鉤弋夫人趙氏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帝

武帝雖鑒呂雉之禍而為此然非有人心者所忍聞彼呂雉之禍亦高祖有以致之耳不思善處預防欲以陰毒為弭禍之計謬矣

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氏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在今西安府盩厔縣東南西京雜記宮有五柞樹蔭覆數畝故名

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

未喻前畫意邪立少主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
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
奴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
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卧内牀
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
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
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
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
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為
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
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然始
以材能見幸為未央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

上官桀以辯給免官耳武帝遂信之至於託孤宜其後日不終所事也然霍光金日磾豈非武帝特識之人乎故武帝所為有大過人者亦有大不可解者

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 又明日帝崩入殯未央前殿

太子弗陵即位

時帝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三月塟茂陵

史臣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歴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秋七月追尊鉤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孝昭皇帝

乙未始元元年春二月帝耕於弄田鉤盾弄田在未央宫中師古曰謂宴遊之田天子所戲弄耳

燕王請入宿衛不臣之跡已著至連兵謀畫更當伏管蔡之誅乃曲赦帑治是覺光有公旦之誠款而無公旦之才識矣

秋七月大雨至於十月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初武帝時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帝怒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及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刺候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齊

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摇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注見前且招徠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殺諫者韓義等凡十五人八月青州刺史儁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遂擢不疑為京兆尹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

還具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九月車騎將軍秺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侯金日磾卒謚曰敬

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卧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丙申）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師古曰取鄉聚之名非縣也）侯

左將軍桀為安陽（桀食邑蕩陰）侯

皆以遺詔前捕反者功與金日磾同封至是始受（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以宗室劉辟彊（字少卿楚元王交之孫）劉長樂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

或說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皆為光禄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時辟彊已八十餘徙宗正數月卒

秋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立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

重懷任墮殰胎落也罷讀作疲散也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矯單于令更立其子為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不復肯會龍城匈奴諸王每歲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匈奴始衰

丁酉

三年冬十月鳳凰集東海漢郡注見前遣使者祠其處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戊戌四年春三月立倢伃上官氏為皇后故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出桀常代入决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六歲安欲因光内之宫中光不聽帝姊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

召安女入為倢伃遂立為后以安為車騎將軍

己亥

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詐稱衛太子公車以聞詔

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

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

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

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

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

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伊川程子曰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具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

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

諫議大夫杜延年字幼公杜周少子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

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間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武帝時榷酒酤〉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是年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會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蠻夷降者〉

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匈奴單于使至海上

為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説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

武宏等之歸蓋匈奴以舊使老而無用聊為和親之計耳使上林雁帛云云果足動聽則索及叛降之陵作匈奴亦將與之乎

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乖離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先是漢求武等單于詭言武死漢使復至常惠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為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大驚謝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庶幾乎曹柯之盟宿昔所不忘也令復何顧哉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乃起舞作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

武留匈奴十九

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官屬隨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等拜中郎老者歸家賜錢十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六